

魔霸江湖

欧阳一啸著



魔 霸 江 湖

欧阳一鸣 著

(三)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十六章 触目惊心

武当门下弟子、无影神拳白作义、青城派中松风、松月两位道长，也随着神钟道人缓缓倒下，但各人倒卧姿势却是大不相同，有仰面而睡，有侧身而倒，似是难支腹内所受剧毒，倒毙在地上。

九星追魂侯振方回顾了倒卧的武当门下弟子一眼，心中暗暗忖道：怎么搞的，难道这些人已无法支持体内剧毒，倒毙了不成……

心念一动，突然眼前一花，自己竟也支持不住，大喝一声，双手齐扬，九枚指环一齐破空飞出，直向那身披玄纱，面蒙黑布，隐现肌肤的女子打去。

这是他运集毕生功力的一击，九枚指环出手，激动的气血已然引发身受之毒，只觉头晕目眩，摇摇欲倒。

那身披玄纱少妇虽然面蒙黑布，但却毫无妨碍视线之感，只觉她纤手一扬，随手击出了一股强猛的潜力，那九枚指环急飞而至，吃她掌势推出的潜力一挡，立时被弹震回去。

玄纱飘飞中，隐现玉腿如雪。

她来势奇快，疾越少林僧侣的罗汉阵，直落在群豪中。

脚落实地，起手一掌，直向九星追魂侯振方疾拍过去。一股潜力，随掌而出，侯振方大叫一声，一连喷出两口鲜血，摔倒在地……

正在运气调息，压制毒性，使它延缓发作的群豪，听得侯振方这喝声，立时各挥兵刃将这玄纱女子围了起来。

那身披玄纱的女子突然举手一挥，揭开脸上垂摇的黑布，娇声说道：“你们都已受剧毒，要想活命，赶快丢弃兵刃，束手就缚，我给你们一粒独门解药，如想妄图以本身修为功力，压制毒性，那无异饮鸩止渴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缓缓褪下身披玄纱。

当她取下蒙面黑布之时，群豪都不禁为之一呆，只觉这女人美中带媚，娇中生俏，而且其媚冶荡入骨，使人一见之下，神魂为之一荡。再加她娇婉的呼叱之声，听来更是清脆悦耳，虽然说的不是喁喁情话，呼郎唤弟，但那柔软的声音，却使人闻而动心。

但见她缓缓脱去了身披玄纱，露出修长的玉腿，和晶莹如玉的肌肤。

那冰冷的神情，也随着她缓缓褪下的披身玄纱，变成微微的笑意。

星月转动，皓齿如雪……

纤纤十指，轻轻拂散开垂肩秀发。

绝世的美丽容色，冶丽动人的媚态，幻化出一幅惊心动魄的妖艳画面……

群豪同时感觉到胸中热血沸腾，手中拿着兵刃，有如木雕泥塑。

耀眼生花的肌肤，撩人绮念，使群豪体内血脉运行加速，也促使毒性提前发作……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声惨叫，一个少林僧侣，被那蓝衣少女手中形如鹿角的兵刃，横扫去半个脑袋，倒地而死。

紧接着连声闷哼惨叫，又有四个少林和尚，在那红衣少女和蓝衣少女剑下丧生。

惨叫中混合着那红衣少女的娇笑之声。

全身白衣的梅绛雪，却仍然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，既不闻她说话之声，也不见她脸上浮现过一丝笑意……

但见她手中一对碧玉，挥舞两道青光，飞绕在少林寺群僧之中，但她点到就收，始终未伤一人。

被誉为武林中最奇奥的罗汉阵，逐渐的散乱、解体。

少林僧侣们伤亡惨重无比，已有十二人倒卧在地上。

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，下手毒辣无比，出手必伤关节要害和人身大穴，是以中剑少林僧侣死多于伤。

要知这一阵激战之后，少林群僧身受之毒，已经开始发作，只觉目眩头晕，四肢力量渐减运杖挥刀，渐感吃力。

这情形，给了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一个极好的屠杀机会。

但见两人剑光闪动，鲜血溅飞，片刻间，三十六个少林僧众，全都死伤在两人宝剑、拂尖，和那形如鹿角的怪兵刃下。

梅绛雪一身白衣溅满了血迹，但她却始终未伤过一人。

这是一场惨酷无比的屠杀，只看得倒在地上装晕的神钟道人，感伤万千，黯然魂消，几乎忍不住要挺身而出，挥剑接战，但他却以无比耐心，忍了下去……

三人杀戮完少林三十六僧，立时摆动兵刃，疾向呆呆无神的群豪攻去。

剑光闪动，血肉横飞，但闻连连惨叫之声，片刻之间，群豪已伤亡了七八人之多。

那身披玄纱女人，忽然娇笑一笑，收敛了冶荡之态，柳腰一摆，冲入了群豪之中，指扫掌劈，迅辣绝伦，但闻惨叫之声，不绝于耳，群豪纷纷应手而倒。

这时群豪身受之毒，大都已经发作，无能招架，纵然挥动兵刃还击，也是去的毫无劲道。

紧依在神钟道人旁偶而卧的松风、松月道长，眼看着这等惊心动魄的屠杀，心中大感不忍，不自觉挺身欲起。

神钟道人虽然微闭双目装晕，但仍然留神着周围群豪举动，一见松风松月难再忍耐下去，赶快伸手轻轻一扯松风道长衣袂。

松风霍然惊觉，心中暗道：好险！我如一时忍耐不下，挺身跃起，只怕要破坏神钟道兄的全盘计划。

只听得神钟道人细微的声音，在耳际响起道：“等会那殿门大开之时，由贫道和白兄相当抢夺殿门之责，两位道长请分抱葛炜、葛煌，尽快跃出，本门中弟子则组成五行剑阵，全力阻挡强敌。”

他暗动内功，施展千里入密的工夫，除了白作义、松风松月和武当门下弟子之外，其他的人虽有灵敏的耳目，

也无法听得。

这时，回转殿中的情景，已然渐入沉寂，群豪大都溅血在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的宝剑之下，或遭身披玄纱的女人所伤，几个未伤之人也都药性发作，不支倒下！

神钟道人微启双目，扫视了一眼，但见一片死尸杂陈，满地鲜血横流，景象凄惨，触目惊心，不禁一叹。

那身披玄纱的女子，目睹殿中无一反抗之人，突然娇声喝道：“停手！”

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，应手而住。

身披玄纱女子一阵咯咯娇笑：“打开殿门，要他们把殿中尸体清运出去，药性发作的晕倒之人，一律解入石牢之中，听候发落。”

那蓝衣少女说道：“只怕这般人中，有些狡滑之辈，故意装死，弟子之意，不如斩尽杀绝。”

那身披玄纱女子沉吟了一阵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这般人中，难免有装死之人，但待大开殿门之后，也再没法逃走……”

她目光环扫了大殿一眼，冷笑一阵道：“纵然他们能够逃出大殿，但也无法冲过重重拦击，这些人都是当今江湖甚有名望身分之人，多留一个活人就多一个人的用处。”

那蓝衣少女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师父请回休息吧！此处有我和两位师妹，足以应付了。”

那身披玄纱少妇微一颌首，自向大殿一角走去。

梅绛雪借着送那玄衣少妇的机会，由方兆南、陈玄霜身

边走过，轻轻踢了两人一脚。

她早已看准了两人穴道位置，默记在心中，虽未低头探看，出足仍然极准，踢中了两人太阴脾经的“地机”穴。

陈玄霜生死玄关已通，反应最是灵敏，梅降雪不过向前才走了四步远，她已醒过来，霍然睁开双目。

这位初历江湖的姑娘，近来目睹江湖上诸多凶惨险诈之气，已变得谨慎不少，目光一触大殿中遍地横尸，立时闭上了眼睛。

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，精神贯注在武当派神钟道人和无影神拳白作义身上，也未留心于她，竟然无人发觉她睁开眼睛之事。陈玄霜虽然一身武功，但她究竟还是一位稚气未退的少女，生平之中又未见过这等死尸横陈，满地鲜血的凄惨之局，只觉心头跳动，血脉运行加速，眨眼之间，经脉相通。

她缓缓启开双目，瞧了方兆南一眼，只觉他眼皮颤动，似想睁开眼睛，当下悄然伸出手去，握住他左手脉门，微一用力，把本身真气传入方兆南身上。

方兆南一得陈玄霜真气相助，立时醒了过来，一睁双目，正欲挺身而起，耳际却响起陈玄霜低微的声音道：“南哥哥，别慌着起来，快些暗中运气调匀真气，也许还得打一架呢！”

方兆南轻轻一握陈玄霜腕上玉掌，表示相谢之意。

陈玄霜却突觉心波荡漾，羞涩地问道：“南哥哥，你心里喜欢我么？”

方兆南心头一跳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如何答复才好。

正感为难之际，突然一阵沙沙急响，回轮殿两扇大门，突然大开，一阵强烈阳光，射入殿中。

神钟道人突然大喝一声，急跃而起，挥剑一掠，人已到大殿门口。

无影神拳白作义，紧随着挺身坐起，潜力已然近身。只觉前胸吃一股强猛之力一撞，不自主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白作义打出两拳之后，人已凌空飞起，直向那铁门之处，抢落过去。

双脚还未着地，又打出了一记无影神拳，直向守在大殿门外的八个赤足散发，手执缅甸铁软刀的少女击了过去。

松风松月紧随跃起，一个抱了葛炜，一个抱了葛煌，顺手又提起放在两人身边的包裹，急向殿门奔去。

武当门下弟子纷纷起身，各自拔出长剑，结成了一座五行剑阵，向大殿门口移去。

陈玄霜目睹神钟道人等一齐向殿外冲去，大有夺路而逃之心，当下一挺娇躯，急跃而起。

她手中仍然紧握着方兆南右手脉门，纵身跃起时，不自觉地加了几成劲力。方兆南登时感到半身一麻，无力挣脱，被她向前拖了八九尺远，重重的喘息了两声。

陈玄霜听得方兆南喘息之声，心中陡起警觉，赶忙放开了方兆南的右腕。

那身披玄纱的女子，刚刚走到大殿殿角，人还未进暗室，殿中已生变故，立时转过身来，冷然一笑，一挥左手示

意要梅绛雪去帮助两位师姐动手，自己却举手在壁上一按，石壁之上，立时自动开了一个小门，径自进门而去。

她似乎根本未把神钟道人等向外冲闯之事放在心上。

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，早已和武当派中弟子排成的五行剑阵，动上了手。

武当派中的五行剑阵，和少林的罗汉阵同为驰名天下的奇阵，彼此的剑阵，配合异常严谨，二女攻势虽然强猛，但想在一时之间冲破五行剑阵，亦非容易之事，何况武当门下弟子，且战且退，并未存有必胜之心，守御之势，更是严密异常。

这时，神钟道人已和那厮守在大殿门口的八个赤足白衣少女动上了手，无影神拳白作义紧随在松风松月二人身后，闭目养息，没有出手。

陈玄霜和方兆南，紧跟着白作义。

神钟道人眼看门下弟子排成的五行剑阵，逐渐接近了殿门，突然轻啸一声，手中剑势忽然一变，刹那间冷芒电掣，剑气漫长。

他功力深厚，这一全力施为，剑势的威力大盛，八个赤足白衣少女，登时被迫的有些手忙脚乱。

微闭双目养息的白作义，此刻却突然睁开了眼睛，遥遥发出了两拳。

但闻两声娇婉的轻哼之声，两个赤足少女分别中拳，一个应时喷出一口鲜血，倒在地上，一个却身躯摇颤，缅甸铁软刀，脱手落地。

神钟道人一剑扫来，鲜血溅飞，那失剑白衣少女登时

被拦腰断为二段。

白作义大喝一声，又打出两记无影神拳。

八个赤足白衣少女，一个被无声无息撞到的拳风击中要害而死，一个被神钟道人长剑活活劈死，斗志不觉一懈，一见白作义再次挥拳遥遥劈来，那里还敢大意，不自主地纷纷向两侧闪让开。

神钟道人借六女闪避之势，长剑施出了一招“星月倒挂”，剑势绵绵，把六女逼得让开了一条大路。

松风松月背负葛氏兄弟纵身一跃，紧随神钟道人身后冲过。

白作义大展神威，双拳连发六拳，分向六个白衣少女打击。

余下六个白衣少女，都是极少江湖阅历之人，不能兼顾四面，只顾想法子对付神钟道人剑势，又忘了白作义那声无息的拳风，全都被那悄无声息击来的拳风击中。

当六人觉到一股潜力暗劲逼上身时，再想避闪已来不及。

只觉心头一震，齐齐向后退了数步，两个受击较重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梅降雪眼看神钟道人等冲出回轮殿，直向生死门闯去，但两位师姐却仍被五行剑阵围住，两人攻势虽然狠辣极猛，可那五行剑阵配合严密，变化奇奥，任两人攻势恶猛，始终不现破绽，怕引起两人怀疑，赶忙纵身而上，挥动碧玉尺抢攻。

她一加入，三女威势大增，武当门下弟子登时感受到

强大的压力，剑势变化受制，渐感不支。

方兆南一看形势不对，低声对陈玄霜道：“师妹救助神钟道人开路，我去助那几个断后的武当弟子一臂之力。”

陈玄霜低应一声，仗剑一跃，凌空飞起，越过了松风松月，落在神钟道人身后，说道：“道长清少息片刻，让我先打一阵。”

神钟道人经过这一阵激战之后，已觉身受之毒将要发作，如不及时运气调息，把欲发毒性压制下去，只怕难再持久，当下疾攻两剑，抽身而退。

这时，神钟道人已冲到生死门前，十二个鬼形怪人，排成了一座阵式挡在门口，神钟道人猛冲了三次都被那十二个鬼形人合击之势挡回来。

陈玄霜抬头望了那十二个鬼形怪人一眼，只见每人一副怪形，脸色彩色鲜明，纵然心中明白那都是人装扮而成，但仍然不自觉的有些害怕，别过脸就不敢再看，手中长剑一挥，幻出两朵剑花，分向当先两人鬼形怪人刺去。

她虽然眼睛未看，但刺出的剑势，却是准确异常，指袭处，都是人身要害大穴。

两个主持阵势变化的鬼形怪人，被她的剑势逼得各自向后退了一步。

陈玄霜一击逼退了强敌，使她怯敌之心大减，玉腕抖击，施展开迅辣的剑招，倏忽之间，连续攻出了八剑。

她自己并不知道自已出手的剑招辛辣无比，乃上乘心法的剑招。

抢尽先机的八剑，使那围守生死门的十二个鬼形怪人被迫得手忙脚乱，彼此相互救应的剑式也被迫乱了章法。

神钟道人一面运气调息，一面留神着陈玄霜和人动手的情形，见她出手剑招诡异辛辣，竟是生平未见之学，心头大为震动。

如若他未受剧毒，定可从陈玄霜这诡异剑招中，悟出一些新奇的剑学。他侵淫剑道数十年，每日苦苦恳求，想在剑术上有些成就，可惜一直未能遇得超越自己剑术成就或在伯仲之间的高手过招动手，由彼此印证中求得进境。

被誉为剑圣的萧遥子，自昔年围剿那施用七巧梭的妖妇伤目之后，一直未再回到武当山。神钟道人经常追慕这位前辈高人，希望他能突然回山，以他剑术上的成就用以借鉴，再求精进，使武当派的剑术在他这一代掌门之中，能创出几招奇学……。

但当萧遥子重返武当山时，正是冥岳岳主以梭代柬邀请天下高人，赴约绝命谷招魂宴的时候，神钟道人无暇把深藏的雄心，向萧遥子吐露……”

陈玄霸出手的几招奇奥剑学，使他潜藏的雄心大动，可惜他已身受剧毒，而且发作在即，他暗叹一声，轻轻一弹手中长剑！

突听耳际间，响起了一声闷哼，眼前泛现了一片血光。

定神看去，看见陈玄霜溅满了一身血迹，挥剑决战于

敌阵之中。

她剑招愈来愈奇，剑势的威力也愈来愈大，十二个鬼形怪人，已被她现劈四个。

这时，无影神拳白作义和分背着葛煌、葛炜的松风、松月都为陈玄霜精奇剑招吸引，忘记了仍然置身在险难重重的境遇之中……。

但闻陈玄霜娇叱一声，剑光突然暴射，幻出朵朵银花，又有两人鬼形怪人溅血横尸剑下。

这面陈玄霜大展神手，初试奇学，那面方兆南也发挥了甚大威力，阻挡了三女迫进之势。

原来武当门下弟子的五行剑阵，自梅降雪出手之后，已被迫得形将散乱，险象环生，方兆南却仗剑一跃而到，一连猛攻三剑，把形将散乱的五行剑阵重又稳定下来。

那红衣少女咯咯一声娇笑，道：“好啊！你也会装死了。”唰唰两剑，直劈过去。

方兆南长剑斜指，一招“斗转星移”化解了疾攻过来的两剑，反手一招“琵琶别抱”，闪闪寒芒，幻化出数点银星，分点向蓝衣少女三处要穴。

那蓝衣少女一挥手中形如鹿角的怪兵刃，一招“铁树银花”暴布出一片红影。

只听一阵叮叮咚咚之声，有如金石相击，方兆南点去剑势尽被封开。

梅绛雪冷眼看他武功长进，心中甚喜，但表面神情之间，仍是一片冷冰冰的样子，左手碧玉尺一招“画龙点睛”由侧面急袭过去。

方兆南暗暗忖道：我如不和她实实在在拼上几招，只怕要引起她两位师姐怀疑之心，当下一剑“潮泛南海”，守中带攻，封架开梅降雪手中碧尺，长剑趁势推进，疾向前胸点去。

梅绛雪正待用右手玉尺封架，斜里却疾来一剑，封开方兆南的剑势。

耳际之间响起了那红衣少女娇笑之声，道：“当真是痴情女子负心汉，你竟然连我们三师妹也一样照下毒手……”

方兆南手中剑势一紧，唰唰唰一连三剑，把那红衣少女迫得向后退了一步。

那蓝衣少女和梅绛雪的攻势，却被五行阵中的道人接住。

五行阵变化奇奥，护住了方兆南的侧翼，使他没有了后顾之忧。

激斗中，猛听一声冷哼，一个武当派中道人，被梅绛雪手中玉尺震飞了长剑，那蓝衣少女疾由侧面攻来一剑，把那人一斩两截。

五人组成的五行剑阵，死了一人之后，登时阵法散乱起来。

那蓝衣少女借机向前疾冲了两步，手中形如鹿角的怪兵器，突然施展开迅厉的招术，疾冲大阵。

已经散乱的五行剑阵，登时被她冲的七零八落。

方兆南暗中留神瞧去，只见群道个个满头大汗，举手挥剑，显得甚勉强，看样子，再动手相搏一会工夫，不用三

女施展毒手，四人也难支撑多久了。

原来四个道人经过一阵激热的相搏之后，血脉流行加速，毒性早已发作。

方兆南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霜师妹说那大殿水雾中含有剧毒，当时我亦有中毒之感，这样看将起来，梅绛雪相赠那两粒丹药，定是解毒之药了。唉！她待我这般情义深厚，日后不知该如何报答于她才好……。

正自忖思，遥闻陈玄霜高呼之声，道：“南哥哥，快些出来吧！”

那红衣少女手中拂尘、剑势突然一紧，攻势猛烈无比，口中却娇笑道：“三师妹，这个郎薄情留着他徒招烦恼，二师姐替你杀了他，消解你心头之恨……”

方兆南大喝一声，手中剑势突然一变，施出半招“巧夺造化”，刹那间剑芒点点，分向三女袭到。

这一招旷绝千古的奇奥之学，威力强大，变化神奇，方兆南虽然只知道一招的三分之一，仓促出手的剑势已使三女大骇而退。

方兆南低声喝道：“四位道兄快退！”收剑一跃，人已到生死门下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武当门下四道士，一齐摔倒在地上。

但见那蓝衣少女、红衣少女手中剑光闪动，四人全被拦腰斩作两断。

原来四人身受之毒早已发作，方兆南跃退之后四人更无力招架，晕倒在地。

这时，陈玄霜已把守在生死门的鬼形怪人残伤大半，

冲了过去。

神钟道人虽心伤弟子惨死，但他早已预想到这惨局必然发生，是以一瞥五个道人尸体，便冲了过去。

松风等知自己身受之毒将立时发作，急冲出了生死门。

方兆南力拒三女，每至险境，就施出只记一半的奇招：“巧夺造化”此招一出，三女立退。

神钟道人等在陈玄霜宝剑开路之下，片刻之间，已冲到狭谷之处。谷口中排列着四名怪人挡住去路，一见来人，急挥手中兵刃拦挡。

陈玄霜剑如奔雷而到，四个怪人立时已有两个横尸当场。

她趁势连击，另二人也一死一伤。

神钟道人趁机也冲入狭谷之中。

松风、松月紧随其后，方兆南则凭借地势，在谷口挡住三女。

那红衣少女初和方兆南动手时，惊他武功在数月之内精进许多。数月前不堪三人中任谁一击的他现竟可独战三人。最惊的是她发觉方兆南剑招有很多竟和她们一样，变化更高一些。

那蓝衣少女见神钟道长等已快通过狭谷，娇喝一声，手中剑势和那鹿角兵刃突然一紧，全力抢攻。

梅绛雪惊喜于方兆南武功精进，又担忧他体力不支。但她还得在两位师姐前，装出全力猛攻的姿态。

陈玄霜见方兆南力战三女，对神钟道人道：“你们在